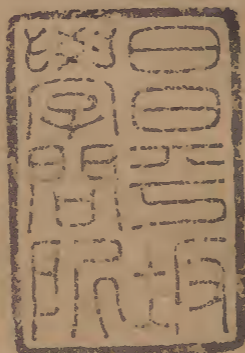


李文節集

二十三之五

墓表
神道碑
祭文



漢書門	一〇五八	類
架	一〇六	函
冊	一〇四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架	一〇六
冊	一〇四
號	一〇五八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18
	冊數		14 (12)
	函號		317 14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本文節集卷之二十三

淺草文庫

晉江 九我李廷機著

墓表

明故南京廷部尚書致仕劉公紫山先生墓表

先生之撫閩也惟戊寅之歲先生入閩則走書幣迎李生某於清源山中為授其子經而先是李生已携妻子筆耕毘陵矣庚辰計偕造先生謁謝而先生猶用初意賓禮之既下第留滯燕中當是時故友人傅子客先生所李生時過傅子則先生為

李文節集卷之三十三
設餼下榻款遇甚至既而南去癸未計偕重拜先生於倉場是年春先生見李生第進士官史局而後喜可知也居亾何先生往總陪臺是秋入賀轉尚書亾何而歿其子某等且葬先生持都諫齊公狀乞銘於大宗伯沈公而復屬李生表之生念自曩歲得幸於先生杯酌警歎猶如昨日而遽聞窀穸之事惘然悲焉乃按狀爲之表曰先生河陽人諱思問字汝知自其少小卽聰穎異群兒年十四試有司有司奇之旣爲諸生試輒先諸生而遞舉不合者如干年越嘉靖丙午乃薦于鄉又十年丙

辰而後成進士出推蘇州居有頃以父喪去三年服闋補潞安潞故多宗室聽任羣小豪敎細民以武于禁有司亾誰何先生至則以事稍懲其左右不法者數人復爲誠約曉告之自是戢毋敢肆又郡故以紬筭賦民一隸紬行供億旁午有司不能平均節縮更囊橐其間民剥膚椎髓拆貲蕩本輒徙而他營先生心軫之而壓于守長不得有所釐革會視篆長子於是爲三等視等爲賦盡更民所苦奏記上官著爲令民相與舉手加額以爲劉公生我也其兩爲推官所治卽豪右不少泐法而性

故怛恕常以法先後罪人每從直指使者出按獄
多所平反既以賢召入拜湖廣道監察御史會京
師治郭外城職巡視則覈夫匠之籍鉤剔滲匿中
貴人不得虛冒所省水衡金錢二十餘萬緡後竣
天子嘉御史能益俸二級已乃奉璽書按滇是時
夷酋鳳繼祖桀驁稱兵而王一心高欽輩羽翼之
爲滇難先生用謀間走欽一心又疏請剖蜀之比
于滇者受節制遮要害以備寇之窺而逸也未幾
繼祖就縛丙寅請告三年復入爲御史庚午按江
西辛未進大理寺右寺丞進左右少卿轉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等處提督軍務贛故
介在四省之交崖谷架阻寇盜出沒先生用威德
戢懷浹歲之間桴鼓不起尋以繼母喪去服闋撫
閩中時海賊林道乾毒螫閩廣間先生撫贛時議
勦之既已悉寇窟穴與所以剪滅之筴至則召諸
膽智將王尚文呼良朋等授以方略從南海漳泉
兩道爲犄角夾攻之擣其巢賊乃駕輕舸遁去獲
其黨如干人并其所虜男女一一庭訊之所縱舍
又如干人是歲召還協理院事尋進刑部某侍郎
改戶部某侍郎總督太倉癸未進南京都察院掌

李文節集卷二十三
院事閱數月入賀轉南京戶部尚書比拜命忽病
視遂乞骸骨 天子憐而許之歸至河陽益自舒
以爲起白屋官至正卿功遂身退於分足矣日從
賓客故人譚笑甚適頃之視更明迺能見細書人
曰先生故不以九列易一視諸賓客故人盡喜忽
感微疾不浹旬而逝距其歸三月耳享年六十有
五爲人坦夷長厚口不言人過失其與人恂恂無
町畦人皆以先生親已而性孝友居喪哀毀第別
駕公蚤孤賴先生以有成立卽別駕貴自足矣先
生猶然鷖翼煦濡之好美田宅恣所自取時以俸

錢之餘分散諸貧交疏昆弟而河陽學舍之改建
也先生寔首其議損貲佐之先生於爲議無所恡
而自奉顧獨甚約服無統綺食無臠厚疏糲菲惡
有寒暖所不堪蓋某一日侍先生坐見蒼頭鬻蔬
進者先生問直幾何應曰三錢先生曰蔬只止是
乎蒼頭過而漫語曰頃人奉如千金爲壽不能納
顧問三錢蔬也余退而嘆曰嗟乎嗟乎此所以不
能納如千金也古人言儉以養廉豈虛哉某見士
大夫嬰世之塵網不能解脫濡需卷婁往往待彈
文以首丘狐裘羔袖賢者猶且不免若先生未滿

而挹方足遽止遺榮纓紱歸化故山竟享純完之名不絀瑕玷之議可不謂以禮退善始善終者哉諸世系子女生卒墳墓詳狀誌中不載特表其墓曰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紫山劉先生之墓

明贈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張二太公

墓表

聖天子邳隆孝治內自閨閣之臣効有忠勤甄景風之賞輒得推恩同產儋爵金吾而金吾守職亾害又得用其官棗其父母及王父母光寵之數與縉紳珥矣迺攷其先世卽不顯蓋亦有隱行焉若

霸州張氏是已張氏自元季爲州之保定縣人國初諱德鄰者徙居州青口里是爲青口里張氏德鄰生甫寬甫寬生玉世田間惘惘亾岐營玉生文杲娶韓氏文杲壯而亾遺二孤鐸釗賴韓氏鞠而立之鐸稍長迺奮曰咄咄農拙業也吾先世抱而終焉顓侗無聞知胡不去而受書以自廣乎則就塾師受書旣通書大義復爲農然以其知書故卽已別於其同井同井之人咸退然交遜張氏而張氏自是望於霸州娶楊氏生子仁義繼娶王氏生子忠相恩榮義忠相蚤世仁力田而端方有幹略

鷲翼响沫其恩榮二第以誼行聞里中娶董氏有子四人曰經曰紀曰織曰維經待直將軍而維卽今御馬公御馬公應詔掖庭十載而遴侍 青宮又五載而 今上登大寶爲御馬監太監管 乾 清宮事攝兵仗局以萬曆十有一年 皇子生覃恩任其第紀錦衣衛鎮撫加錦衣衛指揮同知懷遠將軍於是贈父仁王父文杲如其官母董氏王母韓氏並淑人余聞御馬公以銀璫左貂給事帝所情志專良惟謹身寡過爲兢兢好讀古人傳記手不停披詩翰翩翩與學士馳騁上下 上嘗

御便殿出詞臣所進尚書通鑑大義召公講說上稱爲內講官又一日 上問而親存否兄弟幾人公以孝友寘對感動 上心手書兄友弟恭四字賜之又 上御雍肅殿召講 上悅賜端凝殿說書五字蓋御馬公用文雅得幸而錦衣公亦雅自檢飭去汰戒盈兄弟衍衍日惟誨督其子若從子輩庶幾振纓經術成其王父所爲受書之志語曰春雨潤木自葉流根固後嗣懿鑠哉要其發祥流慶有所自來矣二贈君葬若干年墓木旣拱御馬錦衣公謀所以闡揚先德徵表於余而張氏諸

李文節集卷之三
子雲鸞雲鶴雲鷗輩從余游余亦雅聞二贈君之行因撮其大略而爲之表如此云

旌表節婦楊母墓表

余讀李令伯陳情表言祖母劉事令人悲之然惟祖孫二人更相爲命祚單而累寡自令伯十歲能行以後可以安而俟其成立矣譬則孤根弱植雖其易仆而難遂而未有斤斧之尋爨爨之灾困未甚也以余所聞固安楊計部君之祖母節婦任氏尤有難者楊於固安右族也楊君之祖曰端始娶於郭郭亡娶於任爲節婦端少失父獨與母居而

家故饒性豪舉日從里中年少相徵逐節婦日夜泣勸端君有母在獨奈何自隕放不貴重顧藉以憂母氏端感其言爲改行砥節卒以孝謹聞當是時節婦奉姑盡驩生一子曰宗沛是爲計部君父贈高平公而前郭氏子曰宗洪節婦字之如贈公卽洪亦忘其爲郭出也亾何端病歿節婦年二十八號慟不食誓必死所親諭節婦古人有言死易立孤難且姑氏老矣死安所托姑氏節婦悟乃忍死稍就食然自是絕甘屏華稱亾人至終身不御葷酒姑病日夜侍湯藥歿出簪珥殯葬之無二

李文節集卷三十三
孤各勝冠授室沫相煦也乃贈公年二十有四而
歿而配劉孺人先贈公一月歿贈公孺人之歿也
計部君甫六歲一女彌月節婦取而養之迨計部
君稍長知學而洪又歿洪三子悉依節婦而計部
君蚤喪婦節婦又爲養其所遺女自節婦孀居五
十餘年當楊氏之陽九百六骨肉霜露迭來狎至
孤幼纍纍一切榻榻窳窳衣食嫁娶之事無所不
責問節婦以一髮含辛茹荼力支其間姑以爲子
孫以爲母歿者以藏生者以養以是藐諸孤保抱
携持以至于長且有立卒見計部君舉進士爲縣

令當君令高平時節婦年七十有六矣計部君迎
養于官舍每公退節婦輒問君所治事有平反全
活則喜爲加筋否不樂也性儉約顧慈而好施遇
臧獲常寬惟是教計部君及諸孫微有過差督之
不爲假嗚呼彼禕綸紉組之流一旦孤鈎寡珥即
無改玉改行苟存視息寧詎能彊自立于千摧百
折之中以不泯其宗祊而大其閭閻危而安微而
昌如節婦者不亦少哉故余以節婦所處視令伯
祖母尤難而節尤偉節婦以萬曆十年得請於
朝有司爲棹楔旌之越六年戊子節婦歿于高平

年八十諸世系詳宮諭馮先生誌中茲不書書其
大者而爲之表於其墓云

贈君聯峯郭公墓表

聯峯郭公諱家字希和富順人余同年儀部君元
至父也以萬曆甲戌七月十五日卒十年癸未儀
部君舉進士令秀水三年課最而公贈如其官方
儀部君弱冠名已籍籍諸生間公猶督之嚴儀部
君三試於鄉三報罷公輒謂之曰璠璣必器蘆藜
必豐孺子患弗力弗患弗達第令異日者起家通
籍當官三事孺子勉之能爲清白吏稱吾兒卽吾

歿不恨矣儀部君爲令廉視身澹約處得喪之際
冲乎其似道蓋公教然哉公年十五而父隕于盜
公痛心焦慮飲涕茹哀與諸郭陰計捕得其盜魁
更與美談誘之因盡得群盜主名計縛焉公乃奉
母王廬墓毀如初喪其至性有智略如此伯宴仲
宸皆諸生私相謂季也材卽竟學吾所不及顧舍
季誰幹吾家者公聞而沾沾喜曰兩兄弟下帷一
切家人生產作業季任之不以溷兩兄也伯仲以
公故肅精績學同舉于鄉數赴南京試必以公往
資斧卽次伯仲亾所問間謂季爲吾兩人勞苦矣

終不忍季詘而吾兩人獨伸蜀藩賢儀僚宜可就公重違兩兄意爲一着冠服笥之竟不曳王門裾非其好也歲大稔開府勸分公家董董不中貲里人輒以公名上是時開府督諸富室出粟如督逋諸富室多方丐免公獨自詣曰義舉也而逋巡不前安所稱富順乎某卽貧請以饘粥爲邑里先捐粟千石開府義之居家布衣蔬食曰惟儉可亾求卽燕處靡褻語愔容庭內外斬斬如也興至獨酌止數杯歌唐人詩數章以自適未嘗至醉與人交底裏洞徹有過規之有違言爲居間以解伯兄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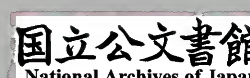
視躬爲理藥昕夕不離側疾篤祈以身代迨其事仲叔如伯沒後撫諸孤羣家塾教之從子如暄如牟從孫衢階先後掇科第咸歸功季父富順人亦謂大郭氏者公也公嘗劇疾夢紫衣人手丹餌公覺而疾霍然已里中疫有夜聞名公者曰之家可少憇乎或曰有呵禁不可往如某者往可耳詰朝而某家疫人以異公公乃設醮自撰青詞謝曰聞傳人語神禁不祥寀也不德脩省無極此亦足以見公至誠之感矣自道喪世余見里父課子斬一遇合齷齪取脂膏自潤耳其過庭告語不東拓畝

則西益宅不羞姦富而甘以腹為盜囊惡知其子
檢押云何簠簋飾不飾也蓋俗之漸人已久矣語
曰子之能任父教之忠如公詒訓清貞先其未仕
不加古人一等哉公年六十九元配劉孺人子四
皆側出如磐如璧李出如璞田出如川即儀部張
孺人出也余感公之義重儀部君請特為論次而
表之曰嗚呼是為贈君聯峯郭公之墓

鄉貢士震峯董公墓表

董公諱言詩字用興號震峯武進人也祖新昌尹
退齋公紹父憲副後峯公士弘並嘉靖間進士新

昌卒于官而憲副嘗守興化有惠政娶唐恭人而
公生唐恭人永州守有懷公女中丞荆川先生姊
也荆川先生當世大儒而公為甥自童外見器賞
嘗聞其夜飲旦召至猶醺然試之文援筆而就先
生題其文曰酷似乃父矣不必酷似舅也既乃立
譙之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孺子宜下帷攻書自
檢飭不宜放浪杯斝間公素為父母愛憐負才自
喜聞先生莊語悚然面赤遂巡謝去自是折節為
學十八歲補郡弟子員讀書荆溪山中立書程以
自課鑽礪數歲文日益有名每試督學輒高等稱



既廩矣顧不得志于都試丁卯乃卒業南雍則大
爲少司成金公賞識庚午改北雍則又大爲大司
成孫公賞識當是時海內思貢雲集國學號多士
顧人無不知有武進董生而公聞余于其從兄太
學公所因介而結社余交公自庚午始是秋余有
天幸公以癸酉始舉于順天甲戌會試業在薦中
矣以額遺主司惜之丙子丁丑丁憲副公憂戊寅
延余授其子書于別館與切劘者二年越庚辰至
癸未余復有天幸而公再躋丙戌己丑壬辰上春
官皆報罷歲癸巳公歿公舉鄉書已逾強荏苒擅

迴年運而往矣而公志堅氣銳其于文社常先爲
約結卽盛暑祁寒必赴公鉅家又所居通邑酬應
惟繁而公不以其故間輟其爲文明潤至老無腐
語惟是後生日奇月異變化百端而公尚墨守故
行技不能無少紬然風骨韻致竟非塵滓間物而
公適然自信視一二得意去者自以無不及猶或
過之故屢挫而意氣自如謂士不一第終雌伏爾
時酒後耳熱振臂而呼天乎奈何此區區者而不
余昇或目攝董長公髮種種矣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或壯之曰夫夫也彼其髮短而心尚長當己丑

公謀試吏余從史之越兩日則又語余曰念將試吏殊快快體中作惡余曰以願息試吏既病矣何試爲至壬辰公不復語及居困不得志更有所怫悒病疽遂不起公天性孝友憲副公晚而廢明服膳起居願指如意人與憲副公接若不自者咸異之既而知其子長公善事之以也公弟仲季皆蚤世遺孤應朝應芳應揚輩實父公有事白馬有急抵馬當應芳無妄公爲蒼黃奔走焦勞晨夜者若而年此余所親見他如歸其族母旅櫬而窆之撫姊子而立之族黨嫁而不能具衿禕者助之癸酉

坊直盡斥以施予皆公所爲好行其德然家溫人不能無缺望而公自以叨賢書從縉紳後奈何夷我于素封而外府我此其意非屯膏者獨豁然無闕鑰不能忍辱而有好盡之累吳俗畜僮奴至千指闐闐睚眦輒釋憾其主人翁獲尤被詠胸中礪硯開口而笑者數日耳至其事郡邑大夫無失禮然不樂請寄嘗言吾曹襍職邑廷以爲無傷也彼一日徵入爲惠文出按部而吾爲屬吏曰是嘗恩我于邑者吾寄顏何所斯語雖淺其見事熟矣公敏爽有幹局應事不滯蓋撥繁之器儻得一第

遇盤錯當以功名顯卽不者俛而占一職亦必有所見于時而天旣斬公公復不願薄試竟老以歿騏驥不騁莫邪不割亦足悲夫公生卒世系子女詳詰中不具載余特論次其生平而爲之表曰嗚呼是爲吾友震峰董公之墓

南野馬公墓表

南野馬公大學士文莊先生父也同州人名珍字廷聘別號南野仕宛平縣丞以文莊先生貴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歿贈承德郎翰林院侍讀已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已贈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而當其再贈時上念先生講讀勤勞特詔有司爲公治窀穸予諭祭蓋異數云南野公父曰通起家太學令博野繁峙二縣有廉幹聲母雷氏生子六而公最少方童齠出見博野丐人憐之歸而啼爲廢食令公異之語雷媪曰是兒也仁他日當興吾馬氏令公蚤世公入州校爲增廣生翹然子衿之秀者也而雷媪憐少子重苦以估俾業公奉母指辭州校去爲太學生公美風神矚目秀朗疎髯而豐頤正視不見耳膚如肪玉見者竦然起敬廼中無城府

與入處不欺亦不意人欺已開誠見愮豁如也其在太學太學先生愛其舉止都雅優異之稱爲關中馬生四方士一時入太學者亦往往願從公游以爲如飲醇醪不覺自醉耳後十餘年丞宛平宛平赤縣龙茸而丞處令下故噤不得有所施用公獨以廉明慈惠能舉職得人心宛平之頌不干令而于丞京兆諸公翕然譽之曰是不負丞者嘉靖改元覃恩授文林郎贈封其父母當是時東廠官校猶襲正德中餘焰往往以事撓縣官於是有私鋪戶妻而爲求貸帑負者公執不可嘆之嗾其曹

誣公于廠而指公邸中所自庀一二什器以爲贓詒公曰無傷也謹毋辯辯且及于僂公承不辯遂褫官或謂公何不上書白見寃狀公嘆曰吾母老矣吾四兄皆亾而吾以區區一丞托吾母之養於妻子今吾失丞而得母何以丞爲遂歸蓋歸八閱月而母卒也公旣承晨夕糶而執喪襄事致哀式禮遇諱辰悲泣雖耄年猶若孺子慕者州里稱焉公雅好觀書歸則日手古傳記一編見古人姦節嫩行嘆賞不置家故阜然博愛好施用財不訾省有無輒至罄盡其先世子錢穀公雖循爲之而時

時棄責燔券多所縱舍鄉人習公長者往往爲詐
諛以逃責公不疑卽知亦遂置不問在宛平時都
中大疫有從子部掾也而依公樓病幾殆矣公徒
之臥內撫視之盛暑與對榻者兩月餘病已廼令
復故處卽諸子姓無親疎歲時來謁各問其所業
與士言士與農言農娓娓如也有故吏貧每秋熟
自渭南抵公公周之攜載而歸至十餘年故吏遂
巡公無倦色村居甃甃爲樓者牖必四闢便望
禦公樓惟前後牖巧者問故公不答其意恐有人
隣家苦臨見耳其陰行善便人多此類故鄉人每

有違言質公公爲分析立解嘗額瘍相與釀金割
牲以顙神至數十百人此與古所稱庚桑楚陳太
丘豈異乎哉文莊先生官翰林迎公于邸時爲嘉
靖乙卯關中地大震壓死數萬人公寢處亦塌而
公不懼其厄盖神祐之在都下與四方縉紳諸太
公結社風日佳美携觴選勝冠劍閒雅都人聚觀
以爲盛事繪象爲圖至今在焉宛平人聞公來則
以告宛平令迓公至縣吏民羅拜縣庭父老有泣
下者亦可謂去而見思廩廩德讓君子矣隆慶已
巳余小子以恩貢卒業太學得師事文莊先生先

生疑重峻整屹然如泰山喬嶽其爲司成引繩墨
勤程督諸生嚴憚之無敢放軼惰窳者間私相語
曰先生容類太公聞太公課先生輩率雞鳴呼燈
火有微過立黜之不爲姑息先生教吾儕本太公
之教也先生後麻拜歿二十年爲萬曆戊戌余叨
貳宮端而先生子少叅君以南野公墓表請余按
先生狀公與蒲州張文毅公墓所論次詳矣
茲不具論特撮其大者而爲之表曰於戲是爲吾
師太公南野馬公之墓

對溪白先生洎配封太宜人馬氏墓表

白先生陽城人也名鐸字鳴教其先徙自陝之清
澗里曾大父清以尚義拜爵一級爲義官大父子
富明經不仕然家故阜父石渠公乃脩其先業而
息之慷慨好振卹爲德陽城陽城人祝曰天祐仁
施必還不予白公于子孫石渠公娶於呂生先生
魁梧殊質石渠公心自喜以爲是兒也必亢白宗
矣羊十九補博士弟子二十三而喪石渠公少年
當戶顧愈苦學工文詞學使者試陽城輒褒然冠
陽城生卽陽城生每都試自相甲乙亦羣然逸之
先生屢躋於有司困不得志則去而之太學亾何

而子文選君兄弟遞升名博士籍翩翩起矣先生乃曰夫士之矻矻然苦心而勞神也猶擔然幸釋而有所畀輕任并重任分而猶然蹙蹙而行腐也夫士之挾糝而待售也猶壁然一世不售而再世售售埒耳而必其身之爲快嘲烟樓說跨竈謾也夫負息老少之相禪也若寒暑然負與息競馳老與少並驚迓時衡序詩也於是先生棄不復治博士家言束書歛筴盡以付文選君兄弟顧不獨以菟訓也其說曰夫所爲明經講先生者以禋身制行事主而庇人也今口誦行違不約勅而裂檢毀

押爲世訾詬非儒而跣與一旦貴仕矣王之弗知人之弗恤第取脂膏自潤忽簠簋事筐篚非儒而市與故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夫人品官方賢賢否否法法戒戒則古具矣故先生居恒爲文選君兄弟譚說古人至媿惡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致意也自文選君發解成進士官儀曹更銓曹回命寄語靡不惟砥節絜持樹庸流譽爲諄諄也文選君告歸二年餘過庭所聞靡匪古名臣鄉先達懿蹟芳標清規雅蹈也文選君兄弟競競從勅務求當先生之心卽微過動色譙讓不以長且仕有所

李文簡公集卷之三
寬假也傳曰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夫生長食息耳
濡目染不離典訓邪奚繇入哉先生孝友蓋兄弟
六人幼而失怙者四鞠育婚娶一惟先生故諸白
語曰生我者父成我者仲也性端莊寡言笑而不
設城府其爲太公謝干請屏居觀史間與一二親
游彈碁酌酒更不問戶外事惟是臧否森然遇善
人津津獎藉意所不可卽絕不與通然亦未嘗道
人短服疏茹澹雖貴無所芬華至有以急來竭蹶
赴之不靳也歲大侵族黨饑者廩之暴者榷之故
先生歿陽城人知不知無不感悼者先生配太宜

人馬氏父義城馬羽故與石渠公同受賈相善因歸
焉歸時年十五石渠公先已捐館舍姑呂祖姑張
朝夕甘膳悉宜人手治具而敬進之婉婉孝敬事
張二十年事呂四十年如一日也當先生爲諸生
常以女紅佐先生讀至課文選君兄弟亦不爲姑
息先生時有督過曲爲寬解而退繹先生指責讓
之凜凜如先生卽先生往矣諸郎之嚴宜人如先
生也在也文選君丙申起官不欲行宜人趣就道旣
之官念宜人屢白太宰乞假不能得宜人屢止之
大意以人臣辭親事主務一心營職戮力公家不

李文節集卷之三
宜顧庭幃屑屑往返爲兒女戀其見大義如此蓋
凡先生所爲飭行惇倫好義樂施教子良顯太宜
人內助多焉先生塋後而文選君滿稽勲之秩始
贈先生稽勲員外郎封母太宜人至是太宜人歿
合塋君將立石隧道乃以考功潘君所爲狀屬某
表之君名所知與余同舉進士爲仲子而伯所學
廩生叔所行舉人季所樂選貢餘詳具誌中

中陽陸君墓表

嗚呼是爲吾友華亭中陽陸君之墓往隆慶己巳
余識君于長安時君妹婿笏林范君與余及今少
司馬介峯石公太守理吾張公共爲文社君高才
博覽其爲文默而好深湛之思務抒所自得獨出
機軸不斤斤時好余時意君發遲而又知其必發
也雖在諸生間而沉毅練達明典故識大體每從
中丞公于宦邸中丞公諫垣封事或命君代草其
剔歷中外風裁政業若贊助居多而以其間治舉
子業則并日夜不輟於書益無所不窺丁丑讀書
于山莊蕭然一室才庇風雨平頭赤脚取充使令
每讀史至馬伏波傳大材晚成則慨然太息曰嗟
乎陸生亦當如此矣旣而屢上公車輒見格會

皇長子生 覃恩授太僕三品蔭非其好也垂十
年辛卯行謁任子選道經秣陵介峰石公聞而止
之遂以是秋中應天鄉試余時自翰林出典浙試
會君于姑蘇壬辰上春官復會于都下是時君所
爲業益精顧視其髮種種矣又三年而君始成乙
未進士每過余談亶亶終日其才識日以老心日
以淡或以君雅善詩文趣赴館選君咲而謝之曰
已矣老驥出櫪尚復與生駒爭棧豆耶遂請南行
人司副司副開曹例不得擢臺省而君念伯父少
保公老秣陵近舍便起若獨以得之爲快旣至日

與二三同志談名理講經濟有以自適泊如也丁
酉秋入 賀長至行至徐州病劇君輿疾叱馭馳
入京余數視之旅邸面枯墨而神理尚王執余手
殷勤慰謝又復且嘆且笑曰人生會合如秋葉下
空有何聚散春冰歸水有何異同君無以病客爲
念予聞君言類有道者亾何病少間東歸適少保
公九十 天子詔書存問及門君與弟大行伯達
君並騎出入送迎使者而君南考功之命亦以是
月至然君病後弱不任勞一疾遂不起僅享年五
十耳嗚呼傷哉君魁梧亢爽意度廓然家世簪纓

揉習天下事其議論援引舊章旁證經史具鑿鑿有根抵非空談者生長貴家獨以純綺爲可耻省覲山東山東津吏不知爲中丞子抵戟門謁者意慊之不敢報中丞公多門生屬吏或厚餉幸君居間嗷嗷弗屑也癸酉有私以試事心屬君者君更他語移之去其後屢試屢罷歸卒無悔其冥行篤至如此君視少保公如父視伯達如子與朋友交推分緩急如碁近親收遺幣捐故券創義田均區役又若是好行其德也其才鋒智穎遇事立辦使天假之年以究厥施豈衡尺可量哉余副南銓聞

君考功報喜見眉睫此中得故人賢者余得鋤治其所不逮而不幸君謝我去矣前君在都下嘗爲余言一士夫過家鼓吹入里門威儀甚盛而私語君曰適里中有流言故不欲冷淡明吾官無恙耳君咲答之曰更有大冷淡時候公知之乎彼公無何已先君而逝余服君中襟朗識於炎涼濃淡之際有豁然者故其居鄉遠遼粥粥不敢有所加於鄉之人居恒憂盛滿戒芬華固少保中丞家教哉亦君之見卓矣君沒不一載采風者謀諸庶人鄉士祀君于鄉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君其有焉君

諱彥楨字以寧晚號中陽其世裔生卒不具書

蘇里山本

李文節集卷之二十四

晉江 九我李廷機著

神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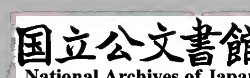
兵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兌嶠蕭公神道碑

代

萬曆丁亥四月二十四日兵部右侍郎兌嶠蕭公卒于邸計聞 上為嗟悼 詔所司議卹典贈兵部尚書予祭葬蓋 上篤念大臣而厚其終如是 葬有日而公之子中行持狀來徵予言將勤碑神道以垂示永永余於公同年友不可以辭乃摭其

事狀之大者書之于石公諱廩字可發別號兌嶠
裔出長沙散處吉州諸邑其先世祖曰良載者宋
末自泰和廬源贅萬安石田里居焉遂為萬安人
累世用賢科起而副使公乾元登弘治己未進士
以御史抗疏請誅逆瑾廷杖直聲聞正德間歿祀
鄉賢為公大父零陵令公暘有德於零陵歿祀名
宦為公父並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大
母某母彭俱贈淑人公幼即奇穎慕古日誦千餘
言不怠悉發篋出零陵公藏書徧讀之自 國朝
典故下至稗官小史靡不涉獵己酉舉鄉試第二

人乙丑成進士授行人己巳拜監察御史巡視南
城己視光祿三邊又視茶癸酉按浙江事竣還
朝巡視京營己刷卷京畿丁丑陞太僕寺少卿提
督京邊馬政戊寅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陞
南京太僕寺卿庚辰調光祿寺卿辛巳陞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癸未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浙江甲申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尋改刑部乙酉改
兵部會論陝右功進通議大夫予誥命贈祖父如
公官先是公在刑部時有痰疾疏乞休不許至是
疾作而公遂亡疾革之日猶手疏以身受 國恩



不報爲恨亦足悲矣公以言官致位卿貳而性方嚴持身持官內外斬斬所處不爲浮湛率能任事徇職當其巡視三邊疏罷榆林入衛甘肅標軍固原護衛所皆三邊所患苦而巡茶則建牧苑之議計糧定牧課駒給軍請僕苑兼守巡而禁絕所爲買易種馬者其按浙江浙獄多平反豪右扞罔則稟凜持三尺而時適大比澄鑒坐朗大雅恢奇之士一時彬彬出其門其爲南罔條上六事歲所省江北馬價五千緡其撫關中蠲荒糧輯回夷活饑民無數其撫浙江汰驕冗之卒以絕謹囂別民竈

之田以息爭訟覈湖田之占以興水利蓋公所建白勞畫未易縷舉茲其大者而當 穆考時上培養無疆景命一疏以宮掖太廣恩幸太博神氣太勞爲諫言過切直一二倖璫更從旁脣脛之賴穆考之明從大臣言爲霽釋而公亦危矣今 上方雅嚮名碩公儼然居樞筦之地駸駸大用而遽奪之惜哉公事親孝自奉儉食無兼味衣無紈綺獨捐祿入置租十石贍族人之不給者命曰蕭氏族田生平書史之外無他嗜所著書若干卷而其學則講王文成公以良知爲宗旨蓋公自少年卽

已從其鄉先達鄒東廓歐陽南野二先生游其按
浙新方正學諸先生祠建祠祀章楓山金一所程
松溪三先生而特進陸鶴山於婺二忠祠且請俎
豆王文成公於學宮別爲天真書院像文成而群
浙士游講其中其論仁論精一論剝復多所獨得
云配張氏贈淑人繼歐陽氏累封恭人贈淑人子
中行以廕爲太學生塋於某山銘曰 萬安之蕭
出長沙奕葉煌煌世厥家御史請劍聲名高零陵
尸祝播韶歌重積而發人逾豪有偉司馬毗且瑳
豸冠白筆伏青蒲稜稜烈烈氣不阿入補袞闕出

刺邪風霜隨馬雨隨車關中浙中兩建牙民饑得
療軍不譁利建弊釐績獨多累勞積勩受 褒嘉
亞卿三改貳兵曹羔裘退食絲五純國爲楨棟士
爲儀 帝方委已任番番公柰何乎遽以徂嗟哉
顏日與逝波爰有息壤山之阿崇封翼翼萬木遮
芝生蘭茁紛其葩我銘豐碑表幽遐後百千禩永
不磨

武清侯贈太傅安國公恭簡李公神道碑代
自昔蘭閨椒掖肺腑之親以柔惠聞四國若大雅
所稱申伯尚已在漢靈文安成之屬皆追封乃其

行業靡得而云也竇長君少君可不謂賢哉然其
初繇灌將軍等爲擇師傅賓客選長者有節行者
與居兩君用是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繇
此言之亦有助焉若夫從容禮法之場廸德禋躬
不繇戒攝此則體通性達之自然隣於文武是憲
者乎今武清侯李公其人也公名偉字世奇其先
山西翼城人唐宋間代有顯者曾大父政當永樂
初從 成祖文皇帝靖難軍入燕始著籍灤縣政
生岡岡生王玉生公公爲兒時與羣兒嬉里中適
一黃冠過之大奇其形貌曰偉哉是兒它日極人

臣位大公岡聞而竊自喜也曰吾家力行善累世
矣光遠而自他有耀其殆孺子當之遂用黃冠言
名之曰偉公家故給後稍拓落也人以黃冠言爲
謬旣娶王夫人嘉靖丙午春公一夕夢五色雲承
翟車從空中下幡幢鼓吹導之直達公寢公驚寤
聲殷殷猶遺寢所間閭里多聞之者則相與推問
其故莫能得其冬十一月而 聖母慈聖宣文明
肅皇太后生里中異香經旬不散里人又相與怪
曰是何祥也蓋是時占星者奏言 后星見燕分
直帝城東南云庚戌秋烽火通甘泉公乃繇灤縣

徙家長安市中居數歲 聖母儷 莊皇帝裕邸
癸亥誕 今上我 國家億萬斯年之運綿衍昌
熾與天無極實惟我 聖母之所誕啓乃其靈瑞
禎符奇異昭灼卽古所傳太陰沙麓紫光黃氣未
足以方也諱曰有開必光豈虛哉丁卯 莊皇帝
改元推戚里恩授公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壬申
今上正位青宮加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是年
上嗣大曆服晉公爵武清伯賜誥贈三代食祿千
石賜肩輿尋用 昭陵工益祿百五十石戊寅大
婚禮成又益祿百石壬午 皇子生晉公爵武清

侯復賜三代誥官兩子皆都督惟 上愛篤渭陽
義卑褒紀恩寵無與倫而公不以貴驕日兢兢小
心畏慎集木臨谷不啻焉 國家有大典禮如南
北郊山陵幸學耕籍田 聖駕出則公居守告
太廟郊祀 高皇帝配天請神主輒以命公而公
慎必精虔勤共匪懈無不事事當 上心每晨起
衣冠拜天已望闕拜 上有賜於家下拜登受如
在 上前嘗語諸子孫曰吾輩蒙過誤之寵居非
命所當託盈滿之咎道家忌焉爾曹當視古善惡
自監矜尚禮法以毋負 上眷不虧 聖母之德

時指 聖母所賜謙謹持盈寶翰詔之曰大哉懿
訓爾曹所宜服膺也諸子奉教令循循一軌于禮
無統綺習下至僮僕亦莫不斂戢無傲于里中者
其與士大夫交務折節爲恭敬而未嘗有所謁請
士大夫以此多之家所受 上賚金寶錢幣羨溢
而自奉甚約一切狗馬聲伎珍玩之好泊如也顧
獨感多藏厚亾之義歲侵則爲粥食饑者疫予藥
喪予槨掩骼埋胔好行其德且曰吾彰 上之賜
也嗟乎 帝之元舅親莫昵焉國之列侯尊莫重
焉而公勅身奉公恭儉好禮有抑抑之儀無擇行

之闕西京七族東都六姓視公何如哉歿之曰
上震悼輟朝贈太傅安國公賜謚恭簡命給舍祔
祭塋甚盛可不謂以禮始終者哉大學某爲之銘
曰 公系自晉載卜于京彼黃冠者物色貴徵長
發其祥 聖母是生卿雲異香應叶占星嬪穆誕
聖胙我 皇明 帝其念之徹侯武清恩寵無比
而戒匪彭翼翼小心惟德之行懿訓是式謙謹持
盈好義樂施時斥其羸粥餌榘瘞惠于窮氓有赫
其光有懿其名柔惠申伯千載亾聲繫公繼之戚
里儀型 帝庸展親恩數崇宏賻賙贈謚賁爾幽

冥鬱然者樹隆然者塋有其過之視此勒銘

建寧府知府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敬齋沈公神道碑

敬齋沈公大宗伯龍江先生祖也余某心儀龍江先生嘗私求其世則知有敬齋公云公故建寧太守歿後若干年爲萬曆丁亥始以龍江先生貴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榮顯已龍江先生懸車亳城累辭徵召獨念厥祖墓木拱矣恩命維新而墓門之石未有紀也廼以屬余某烏敢辭公諱瀚字東之敬齋其號始爲

歸德諸生博學善文辭學使者奇之使受廩虞城以虞僻左寡學欲借公厲其邑生而公遂領成化丁酉鄉薦虞城生自是斌斌起公實爲前矛甲辰舉進士授西安府推官西安會城訟繫紛拏公一評立決有猾僧官妓倚藩府爲虐西安人患苦之無敢問者公逮寘之法郡境肅然三年以治行高第徵會病不得與校選乃擢爲禮部主客司主事二年以母憂去廬墓復除故職遷祠祭司員外郎奉使封蘄水王及妃尋擢知建寧建寧閩上游稱沃郡而去中州遠非中州士大夫所宜公仁心爲

李文節集卷三十四
質約已便民郡大治有屬令怙其資地不奉太守
條教公數而庭扑之令自分必不容後公察令有
改節之效所上監司狀更抽揚其善署優考令始
伏公長者無成心而追自訟爲公鑄譙已實負公
而非公有意督過之也時奄瑾用事政以賄成公
典郡再上計瑾使人謂公予我千金可參藩卽分
守建寧而以郡丞代而守其爲吾兩便公笑曰吾
無千金獨有捐二千石耳遂投劾是爲正德丁卯
歸虞城適流賊倡獠方戒嚴公謂虞小而備單東
有危樓瞰城中撤而後可守也以白令令難之公

度虞不免先是有黃冠道人遊虞城諱曰金魚腹
身可伏人莫知所謂及是公感其語遂携家走金
鄉魚臺間賊至虞破公不及于難廼卜居薨城爲
一樓三楹儲書畫其上而下爲庫寢旁爲庖環堵
蕭然不異寒酸蓋公去郡而瑾果用丞代公守後
瑾誅丞敗公名益籍籍人謂且復用公而公已無
意於出矣居久之以恩詔進階亞中大夫相羊
林下者十餘年內方外和好揚權古今評騭人物
尤嚴于義利之際所居委巷大司馬毛公伯溫嘗
造公泥淖不可行因謂其郡守沈公名德子大夫

李文節集卷二十四
式廬之敬毋廼闕焉卽少發踐更卒爲浚除令諸
公得時造請豈異人任乎守旦日卒衆負畚鍤往
公力止之曰奈何以鵠棲勤里人公精字學凡里
塾後生所誦習聲音點畫承訛襲舛悉爲訂正工
書好畫所爲詩長於歌行興至彈琴吹簫歌詩度
曲陶陶如也家無釀具率貰取酒家月終一會算
無錢脫轅下駒償之其蕭曠如此以正德戊寅某
月某日卒距生景泰辛未十月十二日享年六十
有八卒之前一年喪其仲子居鬱鬱不樂遂自庀
楸柎而召所善友人飲指謂之曰恐屬續當暑故

豫之及夏而歿斯不亦知命達生臨化不怛者哉
公先蘇州崑山人高祖從軍居興化已調祥符又
調歸德遂世爲歸德人曾祖銘拒靖難師歿之祖
祥父忠贈禮部祠祭司主事以孝旌母孫氏贈安
人娶張氏繼娶李氏俱贈安人繼娶李氏封安人
子三人長桐東安主簿次柚庠生次某封翰林院
檢討贈如公官是爲龍江先生父孫十一人曾孫
二十五人語云樹黍不穫稷沈公質直清儉典郡
多惠政守道勇退以行誼表正其鄉所樹遠矣再
傳而鴻碩蔚起鼎呂當代詒謀餘慶豈虛乎哉某

李文節集卷二十四
既次其事系之銘銘曰赫赫沈宗肇自江左攬
甲從龍捐軀叩馬迺鍾名哲崛起虞城李官稜稜
儀曹靖靖一麾七年守如處女彼婪者璫嚇鳳以
腐鼠細德險微遙而去之知難擇處委巷棲遲寧
洿我門毋勤我閭里昔有子罕隣潦不止悠悠古
人公與爲徒歌商曳蹠質酒脫駒貴而能貧厥慶
斯衍發于秩宗人倫冠冕帝嘉寅清曰爾詒之
謀錫爾秩宗以耀爾幽蒼蒼佳城公魄綏止煌煌
緝典公德宜止有穹者碑有核者詞用垂來禩永
永無隳

大學士文端高公神道碑代

隆慶壬申六月太子少保大學士錢塘高公卒于
官上震悼輟一日視朝詔贈太子太保諡文
端官一子中書舍人諭祭九壇遣行人護行中
書舍人治葬葬錢塘之藕花莊爲萬曆甲戌某月
某日越歲己丑某月某日夫人鍾氏卒公子舍人
循學請於朝得開壙合葬迺持狀屬余某紀公墓
隧之石余曩讀書中秘師事公及公爲秩宗以至
大拜而余官史局親見公言行注厝甚悉卽不斐
何敢辭公諱儀字子象別號南宇世爲杭之錢塘

人曾祖源配某祖富配某父鉞號東園公配徐實
生公以公貴曾祖祖父俱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妣皆一品夫人徐夫人姪公時贈
公一夕夢于少保至其家已而公生生卽穎卓善
記誦書過目不忘垂髫爲諸生累試皆高等嘉靖
庚子舉鄉試第六人明年辛丑成進士二甲第一
改庶吉士癸卯授翰林院編修丁未克會試同考
官尋 予告歸庚戌還朝預修 大明會典壬子
穆宗皇帝出閣講學選宮僚克講讀官 命下聞
外艱歸繼丁內艱丁巳服除補編修尋晉右春坊

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己未晉南京翰林院侍講
學士掌院事壬戌晉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甲子
晉禮部右侍郎乙丑轉左尋改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教庶吉士尋掌院事丙寅晉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疏辭不允是年 世宗皇帝
晏駕明年丁卯 穆宗皇帝卽位修 世廟實錄
克副總裁官秋以疾乞歸疏三上有 旨慰留遣
申使問疾賜羊酒蔬粢戊辰會試知貢舉尋滿尚
書考受羊酒之賜復以疾乞骸骨疏十二上始得
俞旨仍晉公太子少保命馳傳給道里費以歸歸

甫一年已已復詔起公辭不獲至則命教戊辰庶
吉士壬辰春 今上出閣講學公克侍班官尋奉
特簡擢文淵閣大學士參預幾務未幾舊疾作會
穆皇大漸公與新鄭高公江陵張公入受顧命公
伏 御榻前昏仆不能起中使掖出而 穆皇晏
駕公扶痛力疾勸勦大事拮据新政疾增劇遂以
長往悲夫公渾厚簡重有大臣之度其兩爲司成
端型範勅規程諸生廩廩奉教惟謹有不率教者
鐫督之卽關說不聽而其爲大宗伯當改革之際
諸鴻典曠儀賴公蒐討斟酌悉當 上心乃車駕

欲幸南苑幸舊邸公疏止之而諫採玉諫貢獻珍
異諫取光祿寺藏錢請建儲以定國本請親賢講
學以弭天變請親覽奏章召見大臣面議政事屢
有所獻納攄其忠讜不忘諱畏郤至於 廟朝之
議引當否据經守正難惑以非尤非他人所及者
時一中官條陳 園丘方澤分合之宜疏下禮部
公郤之以爲安有 郊祀大典而令宦寺得首其
議者乎議遂寢江西一男子自稱 孝烈皇后子
從部中門入衆驚顧莫能識別公立辨其僞請付
法司推問有一吏識之曰此富室某氏兒也他如

廟祀進孝潔而祔 孝烈於奉先殿議迎 鄭王
歸國議復駙馬都尉鄔景和職議薛文清從祀議
革張真人號及龍虎山稅議汰太常冗官四十八
員議清欽天監太醫院諸乾沒而進士館選諸曹
率擬試公曰此皆經廷試 上所擢士奈何復加
甄別獨不試而公爲祭酒時監生歷事應試者諸
曹選定復令吏禮二部覆選因欲并覆太學公執
不可竟亦不覆蓋公雖坦夷溫厚渾然不見圭角
而至遇事守成深堅人莫能奪公亦用此爲 明
主鑒知自其亞卿至太宗伯累遣代祭先師于文

華殿于太學家宰缺廷推 世廟怪無公名 密
旨問故及事 穆廟益多寵眷累引疾不得去去
僅及暮而復召召至不三年而叅大政以公器業
聞望之盛遭時遇主天下手額望太平而 穆皇
遽以升遐公亦遂攀龍鬣乘白雲而逝一時四海
抱號弓裘而遺恨於霖楫豈非天哉公篤倫彝內
行淳備奉太公夫人孝事其從兄若嫂撫諸姪遇
異母女弟有恩而性恬泊厭芬華無姬媵之奉玩
好之共獨以書史自娛所爲詩若文冲淡典則不
爲絺繪入仕三十年家居者十餘年未嘗爲人干

請平生與人無比昵人亦莫敢于以私惟是藻鑑
才賢甚晰薦寵履露靡所不殫其情至有推人之
能護人之過公終不言而人亦莫之知者公生正
德丁丑十月三日距卒享年五十有六配鍾氏封
一品夫人子男一卽循學女二銘曰 天目山高
若水長龍飛鳳舞來錢塘代有名世發其祥于公
之後公迺興搦三寸管入明光翩翩羽翮誰頡頏
成均秘館造士功南宮典學孕虞唐連章勇退高
冥鴻匪夢匪卜繫羣望旋起爰立在 帝旁白麻
晨下無飲羊一時魚水歡明良首山鼎成 帝乘

龍小臣力顛公獨從列星炯炯天維東霖雨作止
川無航惜哉彌天戢黃腸藕花深處管魄藏豐碑
巖巖勒銘章遺芬餘烈何鏘洋萬禩千秋垂無彊

明故掌司禮監太監麟岡陳公神道碑

太監麟岡陳公以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卒卒之
辰猶入直假寐而瞑人驚謂坐化 上亦以爲成
佛重念其忠勤發帑金造龕瘞之往中常侍歿則
獻其貲 上念公清白無厚積悉捐昇之無所問
更命治墳塋享堂異數渥恩前無擬者公自嘉靖
丁未掄入內庭于內書堂讀書尋掌精微科歷嘉

隆至萬曆壬午 聖駕謁陵司禮舉守掖庭數人皆不稱 旨顧左右曰有頌而哲者爲誰及以公名奏 上曰是也蓋此時 上已知公矣旋除本監典簿癸未陞右監丞尋轉左監丞甲申陞太監賜蟒衣掌禮儀房事丁亥 命宮內教書 賜玉帶己丑兼管 皇史宬提督新房庚寅命禁中乘騎辛卯差代藩還提督司禮監癸巳欽檢 乾清宮近侍司禮監秉筆賜祿米掌司鑰庫甲午 賜坐蟒加祿米後累加至六百石丙申掌司苑局戊戌 命提督東廠官校己亥 命禁中坐杌辛丑

命總督南海子上林苑乙巳 命掌司禮監先是甲午乙未丙申歲 東宮於文華殿東廂講讀余以宮僚侍班每見公從行獨不繇中階侍立自講讀作字良久無懈容每講畢公爲解一二語淺而明轉覺親切一日余進啓 東宮今日書殿下能誦否 東宮舉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誦之余復進曰古人半部論語致太平此三言足當一部論語須熟記公復申其說頗有所感動公之通曉書指能助講讀開發如此類甚多而進止有常度不失尺寸雖禮法之儒不能過也乙未余旣

解侍班遷國子祭酒而公之弟進士曰萬策者官
博士人曰博士登第公戒曰吾在內爾惟學官可
爲故博士遵之而恂恂謹飭人無知者余又以徵
公家教尤善遠嫌也及癸卯余來禮部妖書事起
上命公會廷臣訊鞫公焚香顙天輒問禮于余其
訊鞫亦輒問曰禮樂刑政公禮官也訊三日罪人
旣服實衆猶未決余曰古片言折獄後廼會問二
三人止耳今一獄而百十人治之卽無私見不能
盡同今會題稿在此莫若各書所見或情真或矜
疑以俟 聖裁如何公深然余言首注情真時有

直指沈出一疏示公曰可用卽回奏不則自上蓋
言事無可疑不決禍且及縉紳余颺言願附名而
公見沈疏卽改容嘆曰有人又稱沈忠肝義膽是
時人心洶洶禍且不測卒之罪人斯得而善類賴
以保全然每事必先遜諸公曰某內臣何敢自張
主亦可謂謹也已矣其司東廠安靜平恕 輦轂
下便之 官府內外所調停頗多而慎密不洩小
心畏謹尚名義飭禮法好行陰德事故能受知
明主以寵遇終諸常侍敬憚之自都中以至四外
紳弁士庶皆稱之及其坐而化人皆曰陳公善人

今成佛矣行道咨嗟掖庭諸人竦然興起其爲善之志然則公之歿生豈徒乎哉公諱矩字萬化安肅人兄弟四人公行三博士行四其廕錦衣衛指揮使曰居恭其爲諸生曰居敬居謙博士子其廕錦衣衛百戶曰居慎廼兄子錦衣衛指揮同知曰善太學生曰祚兄子之子也嗣公事者爲常君與金吾君葬公而以神道碑文來謁余猶記公在日謁余文余辭之今公亾而余且去矣遂爲撮其事狀系之銘銘曰 奕奕四星帝座之旁淪精于公乃頽而長髻亂膺遴托身黃屋夙夜惟勤執事有恪韶璫雲擁獨受 簡知禁庭居守曰維公宜麟玉游加眷倚彌渥入典樞機出司耳目前車是惕外政靡干誓御肅如都輦以安銜命鞠妖罪人斯得而無蔓連爲公陰德箴規時進詎徒媿媿官府內外調護功多人有問公熟視不答曰予內臣所司鈴閣蓋公慎密寵至憂深集木臨谷終始一心以及進止皆有常度何友何師亦繇天賦存不務殖亾無厚貲據梧遺悅 帝爲咨嗟朝野傳公成佛不歿安得有佛佛在腔子呂強稱漢遵美名唐悠悠千載比嫩齊芳香山崔嵬公藏其下勒此豐

恪韶璫雲擁獨受 簡知禁庭居守曰維公宜麟玉游加眷倚彌渥入典樞機出司耳目前車是惕外政靡干誓御肅如都輦以安銜命鞠妖罪人斯得而無蔓連爲公陰德箴規時進詎徒媿媿官府內外調護功多人有問公熟視不答曰予內臣所司鈴閣蓋公慎密寵至憂深集木臨谷終始一心以及進止皆有常度何友何師亦繇天賦存不務殖亾無厚貲據梧遺悅 帝爲咨嗟朝野傳公成佛不歿安得有佛佛在腔子呂強稱漢遵美名唐悠悠千載比嫩齊芳香山崔嵬公藏其下勒此豐

碑以告來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李文節集卷之

晉江 九我李廷機著

祭文

祭余同翁文

維師挺四明而誕精半千年而鍾瑞對大廷而龍
驥步詞垣而虎視宮端蜚插羽之聲成均作譽髦
之氣貳秩宗而和神副冢卿以弊吏金甌乃啓玉
鉉斯寄合丙魏以齊鑣與房杜而聯轡 一人倚
其弼諧九垓仰其麻庇以其星辰之履若翔而風
月之懷無累宜百病之不侵卽期頤其奚啻胡然

一朝疾傳于胃藥不呈良方不効異溘隨化而長
徂曾乞身之未遂霖雨將霈而忽收舟楫方涉而
中棄九重爲之軫傷百僚爲之興喟矧某門墻
末植在三爲義驚梁木之其摧愴容徽之永離顧
牆仞而辛酸感水木以涕泗恨欲報其無從託哀
誠於奠饋儻靈爽之不亾庶髣髴其來賁

祭朱鎮翁文

緊公自束髮剖符令聞蔚起而展采劇曹振鐸譽
士作屏一方擁旄萬里貳冢宰而統百官陟司空
而率五雉總之出匣不留迎办皆靡駿監鴻伐不

可勝紀而譚其大者則嘉靖末年河流逸軌沽沛
成巨浸之區世皇殷俾乂之委而公矢忠竭誠
無以有已折羣議於盈廷據獨慮以經始曾壁馬
之不沈而狂瀾之已徙業創一時利垂千祀故玄
圭錫帝華袞標史神明胙成季之勳哲胤繼武公
之趾乃身退於功成而機息於畏壘方五老作朋
三壽爲擬忽承訃於都門傷老成之萎矣望螺川
其阻修寄單誠於逝水神之聽之庶幾格止

祭董龍山文

歲庚辰之都門始定交於杵臼驩一見如平生洞

肝鬲之皆剖，繼館余于霄上。日筆石乎追隨，驚具目之少可顧。獨余乎謬推時，載琴而偕之。公爲余而授粲，費庖廩之相屬。經星霜之兩換，乃結駟乎燕路。同釋褐于春官，及鴈行之遙羽。喜屢接而簪，攢公通籍之四稔。賦皇華其至再，當馬卿之使蜀。已中道而病肺，猶還朝而應簡。授留省以南韓，疏北來而予告。方調攝乎家園，余晨訊而夕偵。求布筴於季主，云庶幾其勿藥。豈謂遽嬰夫二豎，余見公之氣魄。迥雄視乎萬夫，洵濶達多大節。慚余爲此拘拘，余見公之趣尚。處芬華而解脫，與寒酸

而遊居。能茹淡而食糲，余見公之高義。不樂積而樂施，時與榼以殯歿。頻出橐以食饑，余見公之達觀。雅自知夫止足，鑒無涯與有涯。謝西益而東振，余求公於方今。固一世之人豪，旣俾爾以單厚。胡爾筭之不遐，豈得全而全昌。將造物之所忌，卽日中與月盈亦曷食。其焉避，余知公之曠達。自能一夫彭殤，獨余中之耿耿。詎今曩之能忘，曩漆附而膠投。今琴破而絃絕，曩接席而驪娛。今望幃而酸咽，寄哀誠於一酌。寫故愫於此辭，倘精靈之不沒。尚髣髴乎格思。

祭董潯陽文

維翁天目毓秀茗雪孕靈胸中武庫。天上文星秘館。絀書承明載筆。周踐清華。雍容著作典試。至三秉銓爲貳。邦禮寅清。直廬勞勩。金甌且覆。銀魚遽焚。堂開綠野。社結香山。舉不爲豪。好行其德。賑匱有倉。聚蒙有塾。詒孫翼子。接軫鳴珂。三戟崔氏。萬石君家。福旣得全。筭復逾耄。閱閱絕倫。縉紳疇埒。維翁神王。松柏同姿。處劇彌閒。篤老不衰。方謂大年。期頤可俟。不慮不圖。溘其萎矣。南極夕賞。大椿朝零。天奪耆耆。人失典刑。某舊友長公。曾叨宇下。

頻侍履綦。猥承鎔冶。年盟旣締。世講彌親。歲寒情暱。交久意真。卯秋浙還。逆我平望。桂棹蘭尊。臨岐惆悵。誰知此別。遂成古今。感今追昔。能不痛心。匏繫一官。蕙帷萬里。寓奠生芻。寄哀茲誅。翁雖歿矣。神則在天。焄蒿悽愴。式鑒我虔。

祭錢繼山文

嗚呼。繼山兄何遽。逝耶。兄使事久竣。駕部之改。亦旣有日。兄何以遲遲。其行迨水。將合而始至也。聞其登陸。距潞河十五里。亦近耳。何遂爲風寒。侵卽侵。可一汗已也。投之何藥。而遂不可救耶。嗚呼。異

哉嗚呼痛哉蓋余自山陵歸而唐宮允公始言兄卒也神爲悸肝爲摧矣以兄孝德篤摯庶幾古人法不宜死以兄溫其如玉涵蓄而沈靜法不宜死以兄生繁臚之鄉爲貴公子而泊然如寒酸不華不滿法不宜死以兄與人之周綜事之詳其精神綽然有餘而藥不離褻息不輟調法不宜死而溘然死也非命也乎兄子多而才其長者能讀父書矣卽幼者兄之弟能爲兄卵翼之兄可無憂獨以兄德器材具弘遠爲期乃棘寺之評未展驥足水衡之署始露豹班樞屬方除崦嵫已迫天生才

之難而奪之易如此是可恨也矧余與兄同盟幾三十載相與之誼骨肉不逾咫尺潞河疾不得一執其手歿不得一憑其棺傷哉其何能爲情哉特馳炙絮致兄几筵生死交情兄其鑒只

祭董震峰文

嗟嗟震峰兄去歲別余于都門旣抵舍一移余書謂方鍵門下帷課兒孫甚善無恙也至今夏抄乃微有聞於人言余驚且疑之及是毘陵人至則言兄果以夏仲往矣嗟乎傷哉緬惟余與兄交自庚午迄今歲周二紀當兄延余於毘陵之館余見兄

脊令其猶子而出之覆盆卽一二藐諸孤並覆翼之天性甚篤摯也襟期落落耻局趨轅下駒獨不能忍于人之求多者余嘗以微言廣之然寔未嘗靳上人也席前人之遺而奉常約乃其與人處有舉倡焉有急赴焉卽又好行其德也以兄之才足自致於青雲之上少而負奇中年而掇科卽髮短而心尚長諸與兄游者後發而先至比比矣兄輒嘆曰柰何此區區者而不余畀嗟乎夫惡知其竟不之畀也自余通籍兄三上春官三報罷余每嘆兄數奇懌兄勉兄爲兄憂一第而已詎憂其有他

也憶昔己丑兄謀試吏余且從史之旣而兄以病語余余不敢復言兄遂已嗟乎繇今言之余於忠告猶有愧也今聞兄以疽亡或言其有鬱結而紆軫其然耶其不然耶嗟乎謂天嗇兄則生而貴厚名在賢書子旣生孫孫又生子不可謂嗇謂天厚兄則明月見遺駿骨終棄焦勞不少缺陷良多不可謂厚然則今之謝翬遺累與化俱往安知不如莊生所謂南面王之樂也耶余獨悲夫金石之交一旦相失魚書鴈帛從茲永斷它日過毘陵登兄之堂則人琴兩亡無平原之遊徒有舒君之感矣

李文館集卷五
悲哉悲哉

鄉同年會祭任少江文

嗟嗟少江而止是耶自吾儕同舉于庚午迄今二十四年久而彌親狎而彌洽卽二三兄弟同在闕下簪相摩履相接胡謂今日遽無少江也吾儕每與少江同行而先者多同席而左者多蓋少江之年尚茂也每見其丰采發揚色澤瑩潤扣之纒纒而出之便便蓋少江之神甚王也其處諫垣伉慨引當否雖尊貴人無所諱避蓋少江之氣甚銳也自曩歲以抵觸引疾去去二年而復其列朝有直

聲人無後言鴈序魚貫可步武致穹階蓋少江之望甚蔚也胡謂少江遽止今日也且日不離垣躬不告瘁一疽傳鬢旬朔未逾非有膏肓之嬰風露之感也或謂雙火一膏兩斤獨木其以是焚且樞耶將生非貴之所能存鳧頸之短朝菌之秀故有所止耶已矣已矣所恨者有母在堂八十而老倚閭望斷陟岵伊誰終天之痛將不與生俱盡耶而所慰者藐然之孤蚤慧幼達如驥子落地氣已千里如鵠雛出卵翮必翀霄少江有子則亦可以不亾矣某等生死交情幽明長別二紀契濶今日一

李元節集卷之五
七
觴少江庶幾髣髴而來格乎

祭蘇紫溪文

嗚呼師自丁酉捧表北趨未出春明忽焉乞休某請其故曰有血疾是不宜勞勞且復發余不敢止遂返初衣雖則飄然輿望所歸既難其辭仍新其陟冥冥鴻飛以六月息歷戌及亥懸車幾何何時何恙而遽登遐無乃舊痾竟縈其體無乃攝調或失其理無迺因循病不求醫無迺急遽藥或妄施將無督學神勞精損將無爲文掐心擢腎將無游宦久處瘴鄉將無賦予原不喬彭昔夢褰惠半驗

半否何必盡同要之不朽學宮尸祝久矣濫觴維茲公舉俎豆有光迺所恨者風頽俗靡亦賴哲人中流是砥天尊公權鄉失泰丘範淪標什桑梓同愁又所恨者吾師吾友沆瀣誼新管鮑交舊一生膠漆一旦古今感存追往能不傷心疾不獲問斂不獲撫南望蕙帷涕零如雨臨風寓奠侑以此詞明神不歿尚其鑒之

祭潘春江文

嗚呼自余識春江兄見爾潛心下帷攻書講藝字櫛句比擢腎掐精矻矻然竭一生之力可謂勤矣

而蜚聲膠庠、僅僅受一廩、同學同社之友、茅茹頽脫、而兄躑躅而不進、迴翔而不舉、也可謂屈矣。廼鴻漸之羽、垂爲燕翼、矜治之業、衍爲箕裘。鵬江公掇巍科、官天部、清白不緇、譽望甚蔚。人曰：春江之子、也可謂適矣。而兄始起家、明經、曳裾太學、就試畿闈、跋涉數千里、與後生寒酸角技、程能而不倦、也可謂銳矣。封典章服、一命爲榮、蚤一日爲快。况銓郎華秩、不爲俛就、蓋余語次亦嘗及之。而兄薄不屑曰：吾欲自致青雲之上、卽待次而獲、令尹別駕之任、猶可展吾驥足。以子貴非吾志也。可謂壯矣。余謂以兄之懷瑾握瑜、而不售、故發舒於其子。如農夫、蘆蓑雖有水旱、必有豐年。此造物也。有子而貴而賢、所取豐矣。所發舒多矣。洞酌行潦、挹彼注茲、旣有注、能無挹乎。此亦造物也。而兄雄心銳氣、益勵彌堅。若謂曦馭可廻、桑榆非晚、故以諸生終而不悔也。聞兄彌留時、問鍾鳴乎、齋設乎、畧無怛化。可謂達矣。正席而逝、可謂不亂矣。蓋兄之所處、庶幾得全。韡韡棣鄂、振振麟趾、卽身不青紫、年不耄耄、亦自可以無憾矣。余所悼者、余與兄少而相友、晚而益親。薊門白下、風宵月夕、剪燈對酌、連

矣。余謂以兄之懷瑾握瑜、而不售、故發舒於其子。如農夫、蘆蓑雖有水旱、必有豐年。此造物也。有子而貴而賢、所取豐矣。所發舒多矣。洞酌行潦、挹彼注茲、旣有注、能無挹乎。此亦造物也。而兄雄心銳氣、益勵彌堅。若謂曦馭可廻、桑榆非晚、故以諸生終而不悔也。聞兄彌留時、問鍾鳴乎、齋設乎、畧無怛化。可謂達矣。正席而逝、可謂不亂矣。蓋兄之所處、庶幾得全。韡韡棣鄂、振振麟趾、卽身不青紫、年不耄耄、亦自可以無憾矣。余所悼者、余與兄少而相友、晚而益親。薊門白下、風宵月夕、剪燈對酌、連

床共話此情此景彷彿如昨日余方受兄之指揮處
卜鄰正將申管鮑之舊盟訂羊求之新約而兄逝
矣老失良友巷無居人謂之何哉能不悲乎死生
交情寄此一觴惟兄有知來格來饗

祭申老師文

惟我師鍾英吳會毓瑞文昌繇大魁登首鉉以道
德佐 聖皇維時政修事立綱舉目張 朝有盈
階克庭之僚案野無隱鱗藏羽之賢良忠輸補袞
化贊垂裳蓋其持論不離蕩平正直而意常存夫
忠厚當幾見其沈毅果斷而事必軌於彝章紛然

善文

臨之而氣固凝定無故加之而量自汪洋當在事
之日人或未知而求備及歲更局異而追論者始
思其調燮服其經濟而未可輕爲雌黃也乃若覲
其容如玉之溫聆其音如金之鏘挾藻擅于詞林
橫經冠乎講幄羽翼之功比方園綺薪樵之士遍
滿周行未老而休未舍而藏始終完美鮮與頡頏
至于從赤松子開綠野堂遊追頽謝侶結求羊或
園日涉以成趣或舟搖搖以輕颺任情取興揮塵
引觴自辛卯迄今甲寅蓋山雌之意得而蔗景之
日長矣矧夫橋梓之貴珠聯璧合孫曾之盛桂茁

蘭芳元老八齡爲前輩所希之壽考存問三至
乃從來未有之寵光昔之降也自崧高之嶽今之
逝也歸箕尾之鄉更無缺陷亦何悲傷某所傷者
國士之知遇四十五載之門墻前冬得請停棹吳
閩荷師之延款見師之康強別幾何時遽成參商
望絳帷而欲往奈道阻而且長有懷忡忡有淚汪
汪聊馳一奠寫此衷腸吾師如在來格洋洋

祭王荆翁文

惟翁孕精七澤毓秀三吳魏科脫穎詞苑操觚天
賦異才錦心繡口含咀英華吐吞瓊玖得道而臞

寡慾清心會無二色真不愧衾松柏之姿董桂之
性憂國憂民蹙容如病門多桃李庭絕芭苴身豈
可罄介必石如省親一行奪情者媿誰能急流而
獨勇退人倫冠冕當代表儀爰以瞻望召置鼎司
嘉謨入告孜孜衮職元良出講肫肫羽翼卽當囂
競屹然其間翁固自謂硬耳硬肩直見乎詞義形
於色緝緝翩翩一疏而息致身義重念母情深秩
滿不報解組抽簪獨樂園中花卉是藝人世已忘
蒲輪乃至東山之戀西河之傷堅臥不起竟爾長
終嗚呼翁之噐局嶽峙川泓翁之操履玉潔水清

李文節集卷之五十五
翁之才猷行雲流水翁之文章引商刻徵翁之出處龍見鴻飛翁之化去騎尾乘箕况軫皇情瞻言往勩恩數駢蕃哀榮兼備惟是二生夙稟範模庶幾觀止亦步亦趨人之云亡天不憖遺既悼山頽尤憂邦瘁翁雖亡矣不亡者存萬里悃誠有此一罇

祭沈龍江文

嗚呼自癸未之歲某受知於先生先生以余爲可教見必折節語輒移時余覩先生渾樸溫厚淡泊冲夷不與俗浮沈而類有道者故亦忘其位分常

樞衣造膝而不覺心腹爲之披彼時先生方以舊學貳秩宗晉大宗伯動遵典則行無詭隨而紹璫以請寄積愠怒時聞讒毀言者以國本致責備或妄有詆訾先生介不俟乎終日遙贈繳而去之旣而膺帝簡陟鼎司一腔忠赤念茲在茲過廟門而默祝冀感格而轉移逢宵小之交構生釁郟於頊篋蓋四明館師而先生則余所事以爲師者也構雖難平誼無獨私然而嫌疑之地顧頻頻而造請妖獄之訊殫心力以護持有正色無枝辭其呼號後輩而謁四明實余展轉中之一茗而先是余

之於四明喋喋矣此時以公言屬後輩故當稠衆而面規也此事余既耻述先生何繇得知而先生之居東也坐余決策戒其貌言余謂大臣惟有一去雖去不容易而義則如斯於是讒人以夫夫也四明之黨也豈爲先生忠謀哉將攘其位如澤之說睢耳余視先生若有疑也懷欲白之而未得間忽一日而先生與四明俱去既去而名益重四方之士結轍望宋而爭馳余遂絕不自明嗚呼噫嘻非其時矣先生賢而登庸不蚤出而未究其施非人能尼寔天之爲然松柏之凋獨後存問之典弗

遲試數近來閣中諸老以逾八之壽而膺存問者有誰倏更歲予遠爾乘箕某也以三十年之銘感一朝聞訃能不痛悼而齋咨寄此文以盡摠其衷曲先生不沒庶其格思

祭趙南渚文

嗚呼余自庚辰讀先生之疏擊節嘆賞此何卓識而言言中繫抑何勁氣而侃侃不顧其傷時果然逢彼之怒王官未足京察隨之既而炎炎者滅田間斯起絕口往事不隨世之盱盱而睢睢海豐太宰一日語余曰有善不伐事過莫追而鄉之麟泉

李公簡集卷三十五
吾鄉之南渚羽可儀也。而或以爲先生出而變塞矣。含氣節而委蛇矣。先生歷清曹尹京兆。遷廷尉。聲望凜凜。而惟奉公守職。爲孜孜。其撫河南民。以爲慈父。吏以爲嚴師。其所興革。節省爲中州造福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旣而督倉儲。領度支。正已率屬。蒿目焦思。會吉禮之頻蕃。以宣索之參差。中旨趣之而不應。中涓詈之而不動。先生固屹然也。而人爲先生危。至楚事之囂也。而先生爲楚余之尚行。蒙媚嫉蔽賢之訕也。而先生雅以行誼相切劘。枚卜之會。誤而見推。於是人謂先生阿四明。

爲楚陰助太倉而結晉江。螽起羹沸。極口詆訾。是時太倉濟南與余三人者。人斥之爲杞檜。爲魍魎。而太倉先生尚貽書福唐曰。李趙二老亦赤子耿介之操。屋漏清嚴之守。不佞惺惺惜惺惺。丈其善爲之地。二老安而不佞亦安矣。噫嘻。此太倉先生董桂之性。瀕歿而不移者也。先生不勝諸人之賂譟。出晝旣久。巾車而去。余稍有耐性。辭朝得旨。後先生一歲而亦不遲。予乃停棹臨清。會先生於百里之岐。宵以達。口語不及私。蓋先生在朝。每爲余道其司理時之所平反。所訊鞫。人甚夥。事甚奇。

陰德積矣先生之名位與其子孫之昌熾意其在茲而又言平津非詐性各有宜故先生亦寢布被而服素絲卻金辭餽終始不緇使斯人而當路亦將俗易而風移胡人之柄鑿天不憖遺余於海內以先生爲莫逆友一別之後魚希鴈杳而神常馳倏焉聞訃痛悼齋咨萬里寄奠侑以蕪詞先生不沒式墜庶幾嗚呼尚享

祭陳蕭庵文

吾聞文獻甲乙莆陽吾師以英年而掇高第接比部公之後而揚其芳自其遴中秘歷清華文學博

雅德器矜莊蓋已隱然負公輔之望矣自此掄置講幄周旋旃厦者若而年敷陳經史明楷鏗鏘得講師之三昧與一時名碩相頡頏啓沃之勞簡在聖皇人咸以爲一代之甘盤必繼吾鄉之文敏爲霖作楫而佐黃唐也北闈之摻羅儲後來之樞筦南宮之陪貳儼朝著之珪璋其爲少宰益必閑防急流而鎮之以靜炎境而處之以涼癸未開館命教庶常其之朽鈍獲廁門墻受其鎔冶景其輝光乃晉秩孤卿典司邦禮据經守正繩直矩友有何瑕類而可雌黃致政而年方艾告老而鬢未蒼

懸車以後每值上相屢見推揚而白駒竟繫于空
 谷黃麻久靳於維桑以吾師之宜相也而不相即
 長公之領鄉薦也而中殞凶參差雜揉天亦茫茫
 然而大老高居餘三十禩園林恣其嘯傲山水廢
 其商羊令孫仕者能仕學者能學靳不負於國恩
 行且繩其祖武此又師之餘慶也追惟當年教習
 吾師與錫山山西四明先後為四錫山先逝山西
 後逝四明今年逝即閣下諸老之在林下者五六
 年間盡物化而歸北邙矣俛仰陳迹何足感傷惟
 念某以壬子久夜過蒲師延我於園炳灼而授觴
 日月幾何遽成參商而某年七十四矣頃亦嬰疾
 弱不能赴几筵即此蕪詞病榻之所勉為而亦不
 能成章也

祭黃儀老文

惟翁瓌姿瑰抱邃學宏裁麟經獨詣蚤歲掄魁鼎
 甲破荒臚傳金殿入封溝通五色雲現史局編
 摩秘閣校讎訓詞深厚文藻踰虎泊無他營澹無
 緝禮養恬修姱詞林之體司成官案剔歷兩都斯
 文領袖人士楷模迺貳秩宗睠惟國本抗疏犯
 顏諤諤蹇蹇急流勇退奉母而歸栖鳥哺冥鴻飛

李文簡集 卷之三十一
三公在前不易其養 徵書再至 彌高其尚 通籍
多羊強半林居 門希俗客 架惟古書 沉靜儉約 蓋
出天性 玄草堪傳 素絲可詠 世趨徑竇 俗競綺紈
亦藉鉅公 障川廻瀾 霖雨雖屯 福澤既腆 燕翼謀
周 螽斯祚衍 述作論著 炳燭未休 徵文輒應 郡乘
載修 詎謂斯編 遂爲絕筆 南極宵沈 壑舟夜失 某
等叨同梓里 接武詞垣 素欽山斗 時奉寒溫 天不
憇遺 奪我典則 非應橋梁 悲盈海國 共舉薄奠 侑
以蕪詞 翁神如在 尚其鑒之

祭何霽懷文

嗚呼霽懷兄之計胡爲乎來哉才不多得世尤需
才今有事輒嘆才乏而懷才之士往往摧折於萋
菲老歿於林隈維兄膚敏夙成經綸素蓄初試秋
官案無留牘出守相州民皆鼓腹及其躡而以別
駕起也惠洽京師澤流輦獨何甫移乎留署乃一
疾之纏綿既不能與時俯仰遂絕意於世緣新堂
構以翼子理芝朮而引年人曰貞疾算則可延胡
然一旦去而上仙追惟曩者授經於董園與兄定
交而投契迨同登第以迄于今且三十歲交淡意
親白首無替兄言子瞻嘗寓毘陵欲爲我問舍而

李文簡集卷之五
卜居奈重遷而不果空負兄之勤渠癸卯北帆河
干惠顧泊浪跋而乞骸曾訂期以重晤不謂此未
出都彼先朝露何不少須恨我歸暮嗚呼仕至郡
伯不爲不颺年幾七袞不爲不長有子而秀其芳
必揚有美而鬱其究必昌斯亦可爲兄慰而不必
爲兄傷矣臨文神往恍如登堂歿生交情惟此一
觴

奠馬誠宇文

惟公孝友端方忠厚正直有經世之長才而心翼
翼有拔俗之高志而儀抑抑當其出宰而諮諏先

達袖仁贈一編直步驟古之循良何等政勳及擢
中臺蹇蹇謬謬至批鱗一疏獨抗於霆震雷轟之
際何等膽力旣謫縣尉猶謀於余曰將往而就職
旣削籍猶請於余曰如何而自修勅蓋已渾崇卑
齊得喪此又何等見識也嗚呼乃如之人兮士之
特也彼蒼者天兮胡奪之亟也自公問業之歲余
卽奇公之學殖及余分校之年公乃出余之物色
甲午會我于靈巖戊戌送我于潞河癸卯憇我于
家園每瀝膽而披肝輒自朝而至晷中無蓋藏外
無緣飾矜宇音容猶可記憶而今已矣夫杳不可

李文簡公集卷之五
復卽矣而余所慟者世固需才才尤難得人旣遺
棄天亦僭忒此余於公之歿不獨有喪朋之傷而
尤深以人之云亾爲天下恻也公居咫尺躬趨弗
克束帛蕪詞寫我悃悞

祭李卓吾文

萬曆癸卯秋余奉 召入京道出通州聞卓吾李
先生墓在焉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告之曰於乎先
生博聞宏覽貞心苦行當其廣文儀署留曹郡守
之敷歷端方介潔超然世味之外竊謂之真君子
真道學於程朱乎何媿及其歸休晚歲愈刊落愈

脫化廼入於禪黃州之門教不擇施家藏之書論
多創見卽余不能無疑况不知先生者乎然而心
胸廓八紘識見洞千古不然置一身於太虛中不
染一塵不礙一物清淨無欲先生有焉蓋吾鄉多
士夫未有如先生者卽海內如先生者亦少矣况
有口竺乾而其人猶然聲色勢利中人者視先生
何如哉余獨惜先生不少濡忍以俟天定而識者
謂先生固輕歿生先生歿矣其精神終不磨滅也
余因思劉元城先生有舉頭迎白刃一似斬春風
之句是可以證先生者歿生交情寄此一觴先生

有知來格來享

祭何鍾維文

嗚呼余某之獲交于鍾維兄也自嘉靖之季矣學同牕爲文同社胄監同卒業京闈同賓興而弟余徒而子余壻蓋兄佳公子也無統綺之習余一貧措大也守忤求之戒其相與至綢繆亦至冲淡而以天之幸吾二人亦迄用有成兄歟歷二州一郡官至二千石余之叨冒則所謂始願不及此者追惟昔者吾友如郭鳴吾才學志氣視吾二人殆有加焉而不仕不壽不吾二人若也命也卽一時社

友稜稜負才望者若而人蓋四五十一年間而因抑凋謝指不勝屈矣兄知止足先我賦歸余亦以道之不行百疏乞身期追隨衡門之下而兄不少俟以戊申終比歸則佳城已造今乃窀穸也嗚呼憲副之堂構亦既有光慶遠之方治亦既有傳林居之樂亦泱八碁壽考之遐亦幾七袞身福澤身後胤祚可不謂善始善終哉余少兄一歲歸來二載日惟荷鍾營首丘屬吾子曰喪以七七爲期塋不越七七此古禮亦國家典禮北地中州江南人皆用之毋沿里俗毋多事毋無功而請卹青

李文節集卷之五
山綠樹從吾所好而已。茲感兄之葬。又申前屬。而
并以告兄。竊不能文。直叙吾二人生平。始終如此。
一觴之奠。惟兄鑒之。

